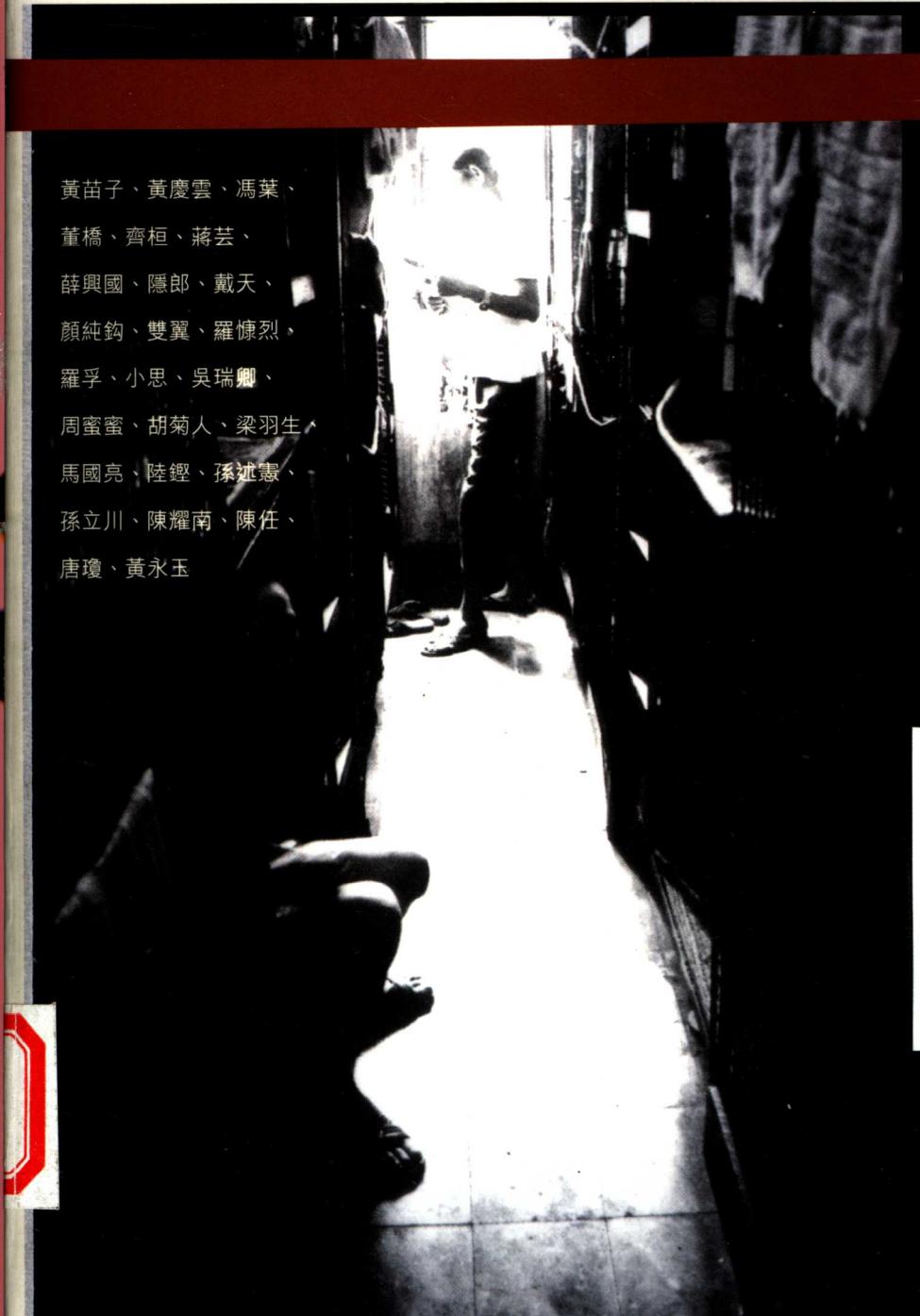


香港的人和事

黃苗子、黃慶雲、馮葉、
董橋、齊桓、蔣芸、
薛興國、隱郎、戴天、
顏純鈞、雙翼、羅慷慨、
羅孚、小思、吳瑞卿、
周蜜蜜、胡菊人、梁羽生、
馬國亮、陸鏗、孫述憲、
孫立川、陳耀南、陳伍、
唐瓊、黃永玉



羅
孚
編

一九九七年，在香港從事文化活動超過半個世紀的羅孚先生，邀約二十多位香港作家，寫下他們憶念中的香港的人和事。「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地方，卻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地方——特區，因此也就頗有可以特別一寫的地方。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不作虛構，表現形式上個別可能寫來像小說，但原則上還是實事求是的寫實。」

本書所記，既是關於香港的人和香港的事，又是一個關於時間的故事。書中有「年代的故事」一文，文中有這樣話：「人們至今，仍然記得那些無比美麗的臉龐，那些無比清純、勇毅的聲音，那些無比高尚的血。……在一切沒有發生之前，在大街小巷，在酒樓歌榭，在凡是人與人可能發生接觸的地方，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樣極珍貴的東西，一種雖聽說過，卻不知是甚麼滋味，也難以體會的感覺。——原來這就是同胞愛。」

有些東西原來一直都存在在我們的歷史和我們日常的生活中。時間令人遺忘，但也是時間令我們有了記憶。

封面攝影：陳偉民《歷史社區》

ISBN 0-19-590575-X



9 780195 905755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香港的人和事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8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香港的人和事

編者◎羅平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0 19 590575 X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書承蒙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部分出版經費
所載內容並不代表藝術發展局立場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編者的話

一

《香港的人和事》是邀請一些能文之士，寫自己最熟悉的人和最熟悉的事，當然是和香港有關的人和事。由於是最熟悉的，相信是較有可讀性的。

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不作虛構，但在表現的方式上，個別可能寫來像小說，原則上還是實事求是的寫實。個別地方或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或略有溢美之辭，實也難免。我們不想說得絕對。那就請高明的讀者自作判斷了。

人和事，人之所以為人，是通過他所作的事表現出來的；事在人為，而事之所以為事，更非有人去做不可。人和事，不可分，寫人寫事也就不可分。說到底，當然還是人為主，主要還是寫人。

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地方，卻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地方——特區，因此也就頗有可以特別一寫的地方——人和事。由於我們只是偶然想起，嘗試一下，就動手了，沒有周詳的計劃，做下來的結果，就有了一點小圈子的味道。限於文化的小圈子，幾乎沒有去寫文化圈子以外的人。邀請的作者也有限，雖然已有高手，卻有許多高手來不及邀請。

因此而想到，這不是一本書，而是一份人物雜誌就好了，可以面面俱到，方面很廣，一次又一次地去寫多種多樣的人物，寫人世，寫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人間世，寫盡人間的百態和萬象。

我們一些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就不禁表現出了這方面的興趣，他們已經自己定了下來，此刻寫的只是他要寫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之一而已。

香港雖小，寫香港的人和事卻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這就有望於後之來者了。

二

本書文章的排列以作者署名的筆劃為序。編者自認為這有一個好處，即他自己的文字因此可以排在最後，附於驥尾。

作者其實多為讀者熟知，但奉命簡介如下：

小思，原名盧瑋鑾，一九三九年出生於香港。散文作家、香港文學研究開拓者，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有多種著作和編輯的書籍行世。

她有關香港的著作有《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文蹤》、《香港文學散步》、《追跡香港文學》（合著）等。她編輯的有《香港的憂鬱》、《許地山卷》、《葉靈鳳書話》等。

這篇《記陳君葆先生》也屬於香港人以至中國人應該記得的香港的故事之一。

吳瑞卿，一九五三年出生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博士，學過文史，教過新聞，主持過電台多個節目。著有《但願人長久》、《沒有天使的天使島》等。現居舊金山灣區，是美國國務院特約翻譯。與丈夫陳紀安合編《美國生活百科叢書》多種。

周蜜蜜，又名密密。出生於一九五三年，來港定居於七九年。原籍廣西羅城。

父親是作家周鋼鳴，母親是作家黃慶雲。黃慶雲是以「雲姊姊」出名的作家，兒童文學作家。女兒也就承繼了父母的衣鉢，特別是母親的，寫了不少兒童文學的作品，多次得過獎。她也寫大人們看的小說。

胡菊人，一九三三年出生，廣東順德人。五十年代初到香港，當過校役、雜役。後參加友聯出版社工作，晚間讀書於珠海書院，半工半讀畢業後，六十年代初主持《大學生活》雜誌，後又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六七年起任《明報月刊》總編輯，歷時十二

編者的話

年。七九年任《中報》、《中報月刊》總編輯。八一年與陸鏗合辦《百姓》半月刊，任總編輯。

現定居溫哥華，仍為港報寫作專欄。在香港時，曾任香港作家協會主席等職。

菊人菊人，人淡如菊乎？「採菊東離下」的人，也有舞干戚而「猛志固常在」的時候，而且是常有。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廣西蒙山。現居澳洲雪梨。

在廣州嶺南大學畢業，學的是經濟，但對文史有興趣。四九年畢業來港，參加《大公報》工作，其後主編副刊，以馮瑜寧、梁慧如筆名，寫文藝隨筆、歷史小品。

五四年開始寫武俠小說，以《龍虎鬥京華》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的道路，與後起的金庸有一時瑜亮之稱，並稱為金染，同被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三十年間，寫了武俠小說三十五部。

下棋是他的興趣所在，精於圍棋，尤精於象棋。看過許多棋賽，寫有許多精采的棋評。

對對子也是他的興趣所在，著有《名聯談趣》一書。他自撰一副嵌上自己名字的對聯：「散木樗材，笑看雲霄飄一羽；人閑境異，曾經滄海慨平生。」上下聯末一字嵌上了「羽生」。

現定居澳洲雪梨。同在「雪」中的陳耀南呼之為「生公」，不知梁羽生能說何法？

馬國亮，出生於一九〇八年，廣東順德人。現住美國舊金山灣區。

小時就到香港讀了兩年英文，其後幾次來港，一九五三年還因是左派電影工作者而被港英政府逮解出境，八十年代才重到香港。

二十五歲就擔任上海《良友畫報》的主編。四十年代在香港辦過《大地畫報》。五十年代擔任過《新中華畫報》主編。八十年代又擔任香港《良友畫報》的顧問。

他不僅是小說作家，還是編劇家，擔任過長城公司的秘書長，編過七部劇本。這以前，還為薛覺先、馬師曾主演的故事片編過劇本。

他有一個音樂家庭，夫人馬思蓀是馬思聰的妹妹，和女兒馬常子都是鋼琴家。

他著有小說《命運交響曲》，散文集《浮想縱橫》、《美國短長》、《偷閒小品》等。

陸鏗，字大聲（這個名字是于右任送給他的）。筆名陳棘蓀。一九一九出生於湖北襄陽，原籍雲南保山。現定居美國舊金山。

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

是中國最早的兩名廣播記者之一，抗日戰爭時期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應了大聲之名。後任《中央日報》採訪主任、副總編輯。二次大戰末期曾赴歐洲戰場採訪。

坐過國、共兩黨的牢（主要是後者）。吃過肅反、反右和「文革」的苦。

「文革」後到香港，任《中報》總主筆。其後與胡菊人合辦《百姓》半月刊，任社長。

著有《陸鏗回憶懺悔錄》、《胡耀邦訪問記》等。

孫述寰，筆名齊桓，一九五〇年出生，廣東中山人。小學時代在黃慶雲主編的新兒童第一屆徵文比賽時獲獎。後去重慶就讀南開中學，天津就讀南開大學，廣州就讀嶺南大學。

五十年代在港致力於文藝創作，著有長篇小說《鑿空三萬里》，寫張騫開拓西域的故事。擔任人人出版社總編輯，主編過《人人文學》雜誌。

六十年代擔任《紐約時報》和美聯社駐港記者。六九年曾任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秘書長兼總幹事。又曾任翻譯學會會長。

曾與人合作翻譯《齊瓦哥醫生》。

孫立川，一九五〇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畢業於廈門大學，先後在日本京都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

曾在《明報月刊》工作，現為天地圖書公司副總編輯。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著作有《魯迅研究抉微》及散文集等。曾創辦留日中國學生《荒島》文學雜誌，並任主編。

陳耀南，一九四一年出生，廣東新會人。先學理後學文，先後

編者的話

在崇基書院、羅富國師範學院畢業，後又得中大碩士學位及港大博士學位。

先後在香港理工學院、港大及台灣中興大學任高級講師、教授。也曾在台灣任立法委員。

現定居澳洲雪梨，耀南也。有著作及詩集多種。

陳任，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北京，四八年來港。九四年重返校園，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

青年時代即參加《德臣西報》工作。後入商業電台，開始電子傳媒生涯，再轉香港電台，多次獲選為最受歡迎男DJ。

七八年起，前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處經營唱片公司。九一年回港，參加創辦新城電台。現在香港電台主持音樂節目。

唐瓊，原名潘際垌。一九一九年出生於江蘇淮陰，卻是淮安人。現居舊金山灣區。

早年寫新詩。四十年代之初在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參加《大公報》工作，負責過經理工作，主編也主管過副刊，也做過記者的採訪工作，採訪過「末代皇帝」「末代皇妃」溥儀夫婦，寫過他們的秘聞出書。在北京多年，著有《京華小記》多集、《唐瓊隨筆》等。

黃永玉，一九二四年出生，湖南鳳凰土家族人。只讀過初中和簡易師範（簡到只讀了兩個月）。最後卻成為大學教授——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

以木刻開始活躍於美術界，後來畫中國畫、油畫，也搞雕塑，又從事書法，一專多能。一家都作畫，夫人、兒、女，都是畫家。

美術之外，又從事文學創作。寫電影劇本，寫新詩，寫散文、雜文，寫小說，都有成就。

畫集之外，著有《永玉三記》、《永玉四、五、六記》，雜文集《太陽下的風景》、《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詩集《老婆呀，不要哭》等。

永玉，永恒的玉。

黃苗子，一九一三年出生，今年已經高齡八十五。在本書的作者中，僅次於九十高齡的馬國亮，齒列第二。廣東中山人。有人笑說，黃苗子不是苗子，黃永玉才是苗子。

是著名書法家篆刻家鄧爾雅的學生，他自己現在也是著名的書法家。

他為國民黨做官，為共產黨做事。在共產黨當政後，他做了右派，派他做「北大」學生——在北大荒學勞動。

長期研究中國美術史，寫美術評論，寫詩，寫散文雜文，和聶紺弩一樣，愛以雜文入詩，標榜「詩到無邪便打油」。

著作有《牛油集》（詩）、《無夢盦流水帳》（散文）等，還有有關美術的文集多種。

一生與美術結緣，夫人是畫家、作家郁風。他是郁達夫的侄女婿。

黃慶雲，一九二五年出生，廣州人。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她的筆名就是當年大大有名於港澳、華南的「雲姊姊」。後來卻不用筆名用本名。

先後讀過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辦過《新兒童》半月刊，寫過許多兒童文學作品及其他。著作有詩，有劇，有童話，有小說，有回憶錄。

擔任過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廣州分會副會長。

垂老筆耕不倦，正在摸索一個新的方向，寫作新的兒童文學作品。

馮葉，一九五三年出生於上海，原籍河南開封。父親馮紀忠，是著名建築學家，曾任同濟大學建築學院院長。母親席素華，畫家。

馮葉三歲起就跟林風眠識字唸詩，林老後收她為義女，教她畫畫，成為他的關門弟子。畫餘學琴，成為鋼琴教師。

通英、法文，曾在澳門東亞大學學英國文學。

一九八三年起多次在巴黎、里昂、東京、香港、美國、星洲舉行畫展。

現來往、居住於香港、巴黎兩地。

席素華也曾隨林風眠學畫，與馮葉既是母女，又是同門師姊妹。

董橋。原名董存爵，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原籍福建晉江，曾是

編者的話

印尼華僑。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後去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研究院從事研究。

六五年來港，六九年任美國新聞處編輯。八〇年自英返港後，先後任《明報月刊》、《讀者文摘》中文版、《明報》總編輯。現任《蘋果日報》副社長。

著有散文集《董橋文錄》、《英華沉浮錄》（全十卷）、《跟中國的夢賽跑》、《這一代的事》、《雙城雜筆》等，評論集《辯證法的黃昏》、《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等。

蔣芸，上海出生，原籍蘇州，在台灣讀政治大學，歡喜文藝創作，一九六七年的《遲鴿小築》在台灣獲最佳散文獎。

六九年來香港，任電影公司編劇、編審。後主編《清秀雜誌》，獲蔣清秀之名，因其人與文與刊物都被認為清秀之故。

著作多種，有小說《人填歌，歌填人》等，有散文集《從前月光》、《相見也無事》、《我想念我愛》等，有雜文集《一百二十個男人》、《一百二十個女人》等。

薛興國，一九四九年出生於香港。在台灣大學化工系畢業，卻長期幹新聞工作，後來港任《香港聯合報》副社長，現任《聯合報》報系香港新聞中心主任。

著有《通宵達旦讀金庸》、《靜物隨想》、《酸雨集》，譯有《人生智慧小語》、《達爾驚奇小說》、《少年阿默的秘密日記》、《醜女與野獸》等。

隱郎，因要隱名，此處從略，但讀者可從他的文章中得知「郎」是何人。

戴天，一九三八年出生，廣東大埔人。毛里求斯華僑。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參加白先勇等組織的南北社，成為現代文學的編委。以詩名於時。後並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任駐校詩人。

其後來香港，與友人合辦《盤古》雜誌，任美國新聞處世界出版社總編輯。與友人合辦《八方》，任香港文學藝術協會會長。現任《信報月刊》總編輯。

顏純鈞，筆名慕翼，一九四八年出生於福建晉江。華僑家庭。

六九至七八年間，在家鄉插隊落戶，做電工。

七八年來港。八十年代兩次獲小說獎冠軍。九十年代又獲台灣劇本獎。現為天地圖書公司負責編輯工作。

著作有小說《紅綠燈》、《天譴》，劇本《血雨》等。

雙翼，原名吳羊璧，一九二九年出生於廣東澄海。四八年來港，四九年起參加《文匯報》工作，編輯以至主持副刊，達四十年之久。

曾與李怡等合辦《伴侶》雜誌，後又辦《文藝伴侶》月刊。七四年李秉仁辦《書譜》雙月刊，他擔任主編。啟內地書法雜誌的先河。他自己的書法俊逸有神。

著作有小說、散文及散論《水滸》、《聊齋》、《今古奇觀》等多種，近作是散文集《香港五十秋》。

羅忼烈，一九一八年出生，廣東合浦人。畢業於中山大學。

教中國文學逾半個世紀。在培正中學任教後，先後在羅富國師範學院、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任講師、教授、客座教授，並培養了一大羣碩士、博士。

對詩、詞、曲和文字學、訓詁學、古音學深有研究。得意之作是《周邦彥清真集箋》，比王國維《清真先生逸事》多了許多新材料，也多新意。

著作很多，除上書外，還有《話柳永》、《北小令文字譜》、《元曲三百首箋》、《校刊孤本傳奇凌雲記》、《詞曲論稿》、《詩詞曲論文集》、《詞學雜俎》、《兩小山齋論文集》、《兩小山齋雜著》、《兩小山齋樂府》等。

其名忼忼烈烈，其人溫文爾雅。

羅孚，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廣西桂林。曾任《新晚報》總編輯，《大公報》副總編輯。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八十年代曾在北京足不出戶一年，假釋生涯十年。

著有《西窗小品》、《香港、香港》、《絲韋卷》、《絲韋隨筆》、《燕山詩話》等，編有《聶紺弩詩全編》和本書等。

羅孚一九九八年五月於舊金山

目錄

	編者的話（羅孚）	vii
小思	一段護書往事	
	——記陳君葆先生	1
吳瑞卿	吾家翁	
	——記陳夢因	6
周蜜蜜	「雲姊姊」和《新兒童》	24
胡菊人	復觀先生與香港	30
梁羽生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	36
馬國亮	梁厚甫首創怪論	71
馬國亮	素描黃永玉	76
陸鏗	統戰高手費彝民	82
孫述憲	嘉道理勳爵二三事	89
孫立川	「人間國寶」饒宗頤	92
陳耀南	香港半世憶群師	96
陳任	我的早年廣播生涯	125
唐瓊	巴金在香港發表《隨想錄》	
	期間一批信件的註釋	130
黃永玉	往事模糊蘆花岸	
	——香港九華徑的一些回憶	146
黃苗子	記鄧爾雅先生	155
黃慶雲	李先生的迷宮	163

馮葉	我的義父和老師林風眠	169
董橋	那天晚上	174
齊桓	香港的紅酒	177
蔣芸	說不完的馬照跑	180
薛興國	狗尾續貂話古龍	185
隱郎	舊信封藏逐客令	191
戴天	年代的故事	197
顏純鈞	少芳的故事	209
雙翼	李秉仁辦《書譜》	214
羅忼烈	錢穆先生	
	——憶舊游之一	221
羅孚	話說金庸	228

小思

一段護書往事

——記陳君葆先生

一

陳君葆老師去世於茲十五年(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每逢想起在南丫島、太古城追隨他問學的日子，我感到愧悔，因為至今我還沒有好好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現在年輕一輩，誰會知道陳君葆是誰？在香港文學研究起步時，我也並不知道他對香港平民教育、香港資料保存、中港文化溝通等等重要貢獻。一位默默為中港文獻資料努力不懈的文化人，香港除曾給他一個虛銜OBE之外，實在虧待了他，現在他的後人想為他出版遺作，也一波三折。

最近在《大公報》看到謝榮滾先生所做《宋慶齡在香港——陳君葆日記摘錄》，令我想起陳先生眾多的貢獻，不禁執筆試寫他盡力護書的一段往事。

二

翻閱香港歷史，不難發現在祖國危險關頭，它往往能提供某種活存機會，讓祖國向南開一口窗。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被日軍入侵以後，有心的文化人早已憂心忡忡，懼畏一旦戰火蔓延，我國珍貴的書籍善本，就會遭劫，於是想方設法，陸續裝箱遠運國外暫存，他們多選香港為安全的中轉站，或暫托之所。當時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儘管已有備戰措施，但許多人仍甚樂觀，認為日軍不會向此英人管轄的小島下手。怎樣才能以正當手續，讓書籍合法地進口，轉運出口，是他們

最關注的程序，幾經考查，知道只要通過一所重要學府，就可名正言順過關了。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許地山和圖書館主任陳君葆成為理想的協助人選。幾年內，以香港大學圖書館名義收取寄來書籍，數量極多，這項工作，實在吃力不討好，因為書籍雖然運到港大，但並不屬於港大，許陳二人作為「中間人」，責任非輕。首先親自拿提貨單去取貨，再要點收，更要找地方妥為保存，部份藏於圖書館，部份還得藏於上海銀行保險庫裏。書籍運港途中，由於中國局勢緊張，通訊不方便，船期不準確，阻障重重，累得中間人常要奔走竟日追查書的下落。另外，還需要處理十分雜複的物主身份問題，有些是私人藏品，有些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有些是物主身份存疑，卻左請右托要港大收留極珍貴書籍的。看陳君葆的日記，由一九三八年一月開始，他就幾乎天天為這些善本書費神。存館書數目多少，現已無從準確計算，但只是鄭振鐸分期由上海寄港的善本書，到一九四〇年底，已積聚了好幾萬冊。

三

一九三八年初，香港已微聞日軍攻打虎門、赤灣一帶的炮聲，到十月廣州淪陷，政府與市民再不那麼安心了，陸續做着防空演習，這種緊張氣氛，令許陳二人必須加快步伐，為那些公私藏書謀求安全之地。他們請了葉恭綽、徐信符、洗玉清等十多位著名學者負責整理、記錄、裝箱，準備分批海運到美國暫存。可是，太平洋戰火一興，海運無法如期通航，裝了箱的書還來不及運走，日本軍隊已經開始進攻香港。此時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即所謂「黑色聖誕」，香港市民在連天炮火下，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恐怖生活中。

日軍在港陷三日後，就派出十多名軍官由憲兵隊長平川率領，到香港大學封查圖書館，在門外釘上「大日本軍民政部管理」木條。真正是合該有事，他們仔細檢查存書時，竟發現一百一十一箱已裝箱的書，木箱上寫着收件人是「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

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

士」，而付寄人是「中英文化協會香港分會秘書陳君葆」。這批共三萬冊原屬南京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就使陳君葆陷於險境，擔上了「私通敵人」、「盜取中國古物」的罪名。負責接收及寄出那些書的兩個人，許地山已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病逝，就只剩下陳君葆一人孤身擔承這罪責了。當時平川認為事態嚴重，懷疑還有許多中國古物利用這途徑運走，於是把陳君葆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劉國棻、劉弼扣留起來，作長時間的盤問。陳先生日後回憶此事時說，他已作了最壞打算，尚幸當時日本人眼見館中藏書極多，且尚懂尊重文化人，就放過了陳君葆，但仍要他與各館員負責管理由總督部文教課接管了的港大圖書館。不久，他就親眼看到那一百一十一箱善本古籍，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運離香港大學，運到何處，他無法知悉，依據常理推想，必然運回日本去了。

三年零八個月，陳君葆為了保存圖書館所藏書籍，在敵人監視下埋頭整理所藏書籍，但對失去的一百一十一箱屬於自己國家的寶物，仍念念不忘。戰火中，損失文化財產，其實也非他一人之責，可是，對他來說，卻感到責無旁貸。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就立刻展開追查，包括到各倉庫去追問存倉有沒有那批書。

一九四六年一月陳君葆知道外國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執行審查日本戰爭罪行，乃托請代為留意那一百一十一箱書的下落。一九四六年六月博薩爾給馬提太太的信帶來好消息，信中說：

我又在上野公園的帝國圖書館發現自香港移來的中國政府的書籍，我立刻報告東京的中國大使館。

還希望陳君葆立刻寫信到東京的英國或中國大使館交涉收回。這一消息，給他尋書的一線曙光，他立刻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請杭氏必須加速追尋失書。皇天不負有心人，同年七月，杭立武來信報喜，說一百一十一箱書已經找回了。試想如不是陳君葆戰後毫不放鬆的追尋，寫了無數報告，這批善本書恐歸國無日。日本投降之後，中國百廢待興，試問派駐日本的人怎會留意藏於上野公園的失書？